







嚴文靖公集卷之五

墓志銘

明興寧令敬軒陳公墓志銘

訥之姑之夫敬軒陳公今之古人也父曰知足翁  
封兵部郎中諱克讓娶於劉封安人側室曰周曰  
章長子東麓公諱言仕至撫州知府周所出也章  
孺人一夕夢吞斗間一星遂有娠以弘治丁未十  
一月十一日生公而行居四公生而朗秀不凡知  
足翁鍾愛焉每卧弄必置諸腹公既就傅即儼然



自持舉止不苟其所嬉戲惟密書先聖賢名號日  
禮祀之而尤獨繪陶靖節像佩焉同學姚生私購  
淫書其流輩竊玩轉相手錄公奪而火之衆皆慙  
且大恚公曰吾恐壞人心術耳郡倅桑淪齋公聞  
之語於知足翁曰此盛德事不謂兒童能之也年  
十七游鄉校所相與論文講學者皆一時豪雋而  
浮薄之徒則絕不與處學既自得文采炳蔚部使  
者每試輒置高等旋食餼廩

世宗登極之初年乃舉于鄉屢試南宮屈於數畸  
而章孺人冉冉老矣公重違親志則遂謁選得拜  
浙之永康縣令永康舞智難治而公一以誠直待  
之不事鈎鉅之術久之士民相孚不忍欺公道通  
五省冠蓋相屬駟傳供億徃徃告匱公一切裁抑  
縮費十四五民得安堵而過客則不便之矣有以  
毀言告公公不為動曰吾寧解吾職耳何忍趨合  
於時務以悅人而為吾民病哉俗憚侈嫁凡產女  
多溺不舉公嚴為之禁而活女甚衆巨寇湯民範  
烏合於山公挺身徃諭之立散其黨疑獄淹久公



悉為剖決而多所平反有干請者公據理執法一不阿徇竟以此為權貴人所媒孽而調知湖廣之興寧公曰民一也吾但率吾素履焉耳徭獍出沒為患公單騎禦之渠魁十餘人皆歸降號之曰新民歲大旱公微服徒步禱於江濱過勘孔虔用是諸邑不雨而興寧獨雨民喜相謂為陳侯雨而上官亦異之命建靈雨坊紀其事先是積穀數千悉發以濟民饑而民多賴焉故事率三十年一伐山木而巨商汪姓者欲賂公如往例公固却不許竟

移文禁之而民得不騷邑枕巖穴民被厠患公令民編竹為戶禦以藥弩而虎遽出他境以去當路剡薦檄褒行有崇陟而公忽浩然而歸民為遮道攀轅泣留數日始釋蓋公兩任其所自奉皆取諸其家而一不以煩民其在興寧憫其地硠瘠即俸金亦辭不受永康庫吏饋金五十興寧巨室以金繒雜贈之皆以資公路需而公皆弗為納也行李蕭然惟有圖書數卷而已興寧人謠曰須臺月雖好不若陳侯明楚江水雖深不若陳侯清夫有所



感其心焉宦游十年而田廬不益家居清約曾不  
異布素不輕入官府不妄接賓客獨處一室澹然  
自守而絲華靡麗非其好也門以外事不惟不預  
且不省問始公筮仕時人有勸公偵乞美官者公  
曰將欲事君而先欺之非臣子之道况位以鬻得  
則名器濫而吏治不振豈清時之所宜有哉其蚤  
於掛冠亦坐無所藉為先容者寧其志之不伸績  
之不彰而不肯猥焉以輕失其身也嘻狷介矣公  
事知足翁甚孝知足翁疾公籲天願身代之知足

翁恍然夢神與語曰念汝幼子懇告至切姑假汝  
數齡周之遇章孺人也凌窘少息而公處其間亦  
多有難堪者公含忍委蛇孝敬不衰周後悔之而  
竟得其心公慤章孺人之茹辛也先意承志務悅  
母心無所不用其極不但滫瀡之供而已知足翁  
念公少不能事生產僅授田百畝以其貲屬諸伯  
氏命之同居俟公之長而後畀之語公曰吾非薄  
汝欲不汝累以圖大奮耳知足翁既逝公以田讓  
伯兄而亦不請歸父所屬者大中丞虞山陳公為



作傳以表之公事伯兄恭謹無失時節致饋必精  
必腆伯兄有無妄之訟公曰同胞之難甚於同室  
匍匐救之不避險艱伯兄欲托孤以金委之伯兄  
亡旋還其金而不令其母子知也扶植其子愈於  
伯兄存時曰冥冥之中吾豈敢負吾兄哉處父母  
之喪哭踊踰禮歲時蒸嘗必為之流涕纂述知足  
翁懿行作先德錄以志不忘人贈之詩有白首兒  
郎慕未休之句吾姑褻身靚重而公敬之如賓即  
燕處不昵褻教子以義方而亦不失其相親之和

公端肅方正性本天植平居雖見諸子未嘗不冠  
雖屆盛暑未嘗不衣雖當急遽倥偬之際而此心  
寂若不擾卒業南雍時寓有鄰女奔之明日為徙  
其寓而亦不以言於人鄉人有寃獄公白於當路  
脫其難後以女為讎公正色而拒之閨闈之中絕  
無媵妾見人畜嬖倖心惡面斥不少假貸平生惟  
好道潛心篤學案上日置經籍展玩之而諸子百  
家自非詭於道者無弗閱焉而因取善以尚友也  
所著有五經註釋及心說及主一稿皆其所心體



而得之者公年八十餘而疾作二子請禱公曰修短有數何以禱為日惟誦韓子佛骨表程子定性書文山正氣歌以自怡因援筆手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諸字又自吟曰一生清白渾無事夢寐猶如白晝看一日忽呼其子而命之茶曰吳思菴先生坐在坐其子驚謂大人夢耶曰吾非夢實見之耳時疾則革矣其子泣請遺命公曰吾使若等為清白吏子孫斯吾之所遺乎且若等知反本乎吾陳始於漢太丘氏七世祖存一公自金陵來教授蘇

州遂占籍常熟累代業儒而世善相承至汝祖兵部公恢弘雅度為名公所重號偉男子若輩做人慎無墮厥家聲思益光之耳因命啟篋視有簿子五皆平日手錄名儒粹語曰此以付吾孫可令熟識之而他則自數敝服外吾一無所有也言畢而逝是為隆慶己巳五月五日其子慎卜吉壤而久之未遇乃擇其又明年四月十二日權厝公柩於虞山西麓而屬余作墓銘以俟之嗟乎士習日偷醇朴難返幼學之時惟務剽竊糟粕雕繪卮蔓異



速見投於有司以為得志而安知有所謂身心之學一隸仕籍豁窳其欲而漁獵乎民浚膏脂充囊橐翫法以取媚巧宦以干進而至於上負下蠹則恬不為顧勢既失矣志益肆焉猥瑣於籌鑰之握屑越於帑廩之藏續絲於耳目之娛侈以相高豪以相競視為固然而名義罔惜蓋比比矣學古信古壹志不回自束髮迄蓋棺終身行誼踔有古君子之風如公者夫豈可多得於今之世哉景公大端讓田類薛包能敬類龔缺拒女類魯男辭祿類

原憲却金類楊震而彭澤歸來簞瓢晏如五柳先生之高致公夙慕之而卒與一揆曾無異轍訥謂公為今之古人良非虛語也至如御史大夫思菴吳公邑之先哲國朝之名臣其所操持儼然不緇尤公所景仰而心切嚮往焉者瀕終矣而神與之交正以意氣之相膺合也二公蓋皆非今世之人矣公配嚴孺人是為予姑其懿德實克有相於公先公八年卒訥蓋已先誌之子三人長曰大謨娶屈次曰大有娶周又次曰大成娶鄧大謨先卒



大有大成俱庠生有志行女一人適褚仕孫一人  
萬齡大有側室朱氏所出質甚俊穎即公付以名  
儒粹語而望之者孫女五長適查公輅次適宗好  
問次諾徐餘未諾曾孫男一繼芳萬齡及繼芳俱  
未聘緬惟訥十三歲時初習舉業輒為邑侯節齋  
王公所錄公作書賀之曰鵬程萬里此其階也既  
而每試訥多當公意公所溢美最多而軼韓駕蘇  
臺閣氣象二語則今尚能記憶者也因命訥與其  
子為文會而器慶有加自訥拜天官卿方遠嫌不

寓書而餘則簡劄絡繹亦每以古人待訥而期之  
者甚大相與談笑徃徃忘分而有時且下之訥荷  
公之知而愧莫能當其何能忘公而不時時以置  
於懷哉公墓之銘即徵公命訥固願為之而况其  
子意承見屬訥何敢不諾墓未書所在待有吉壤  
也公諱交字汝同鄉人稱為敬軒先生銘曰  
陳在漢世稱有道有道如公克追紹內則古心外  
古貌古人芳軌啟所好博搜縹緗力探討勤秉觚  
牘闡奧窔非苟知之亦允蹈言行敏慎實慥慥出



處風節咸矯矯席珍不渝瑾獨抱好爵自縻堅雅  
撻年所多歷聿既耄德義由衷老彌劭令終有後  
天則報庭訓弗隕曰惟肖善祥攸鍾審宅兆我綴  
銘詞後是告億千萬禩永有耀

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沈公墓志銘

吳江沈公第嘉靖戊戌進士官至湖廣按察副使  
致其政而歸又越數十年為歲隆慶戊辰二月二  
十日卒承重孫令像等持其鄉翰林吉士給諫徐  
若所為狀來謁墓銘余既雅重公而公之孫令聞  
又余所薦士諒不得辭公初命為南京工部營繕  
司主事蓋甫筮仕而公遽乞南志於恬也部有大  
事輒倚辦於公

肅廟幸承天備幸當有龍舟造則費繁否者

駕或猝至且得罪尚書周公難之以問公公請具  
百需於龍江關而遣人候

駕所從適後繇陸費省甚鉅周大才公

皇陵守宦以歲久請修計度當費百萬尚書宋公  
屬公勘議公與錦衣朱指揮偕故事右武武不為



遜公慮朱或黨於中官行坐率禮貌於朱默結其  
心因告以

太祖重禁

皇陵啟土之制朱唯唯至中都復以制對諸宦者  
申之朱竟協公議止修周垣是役也費不及千金  
歲壬寅滿考以績最調刑部四川司尋徙河南司  
貞外郎浙江司郎中詳恕不苛郵罰麗事號無寃  
抑

先帝神聖威用不測

詔獄皆

上意所注莫敢輕讞而公經三十餘事奉法自如  
又多迂權勢人不少翫法以徇六人盜一人自首  
鞫官免首者而抵五人者法不伏尚書聞公以屬  
公公察首者乃實謀主其不分贓為姦計也竟坐  
之而餘得減死其精明多此類乙巳擢知紹興府  
有宿豪許棟烏合數萬衆於海通番弄兵其地一  
士夫欲倚棟勢議開市舶輒自草詖給公上之公  
堅持弗為動棟之黨汪直尤大黠滑素以貨賂啗  
有名位人獨公與都憲朱公紈矚然不為所點直



畏服並稱之議平會稽新昌蕭山之田賦遂均其  
徵糧之後富有有力者初難之而其後亦謂為便  
魚化虎啞人公祭告山神仍化去及若籲天而霖  
應火息蓋亦三異也庚戌乃有湖廣之擢時方征  
辰溪諸洞督撫張公檄公往紀功次公奮欲臨陣  
張公懼或不虞沮之公抗議即行卒辯黑苗級首  
之詐而戎事賴以不悞又賞格斬一苗者予五金  
兵多妄殺而公下令擄得生口者亦賞如之全活  
以千計始公在紹興沮市舶之議而因以啣公者

方在言路媒孽公公又不通書要津遂為所中公  
浩然屣脫囊中空無貲惟圖書數篋而已公早歲  
從二廬先生游遂於易學旁綜六藝泛闢百家之  
書及 昭代諸曹之所職掌皆究心焉而得其肯  
綮以故隨所事任鮮有未諳居南曹悉知其中事  
少宰張公以糧數軍數問諸其本曹皆不能對高  
給諫舉公張公諮之公縷述其數無遺秋官曹郎  
必擇才諳典疏章而公於律精於政體練達聞公  
所為專任公也文物淵最盛而紹興其尤公出守



實以蔚望推余嘗作詩送之有白雲司裏郎官筆  
之句既而公以職事入余復與會於都初島寇萌  
芽 詔置都御史開府鎮戢而朱公首應詔法行  
甚肅人不便其私者遂大譁朱公行部至紹興語  
公云韓襄毅王陽明二先生亦嘗峻法馘覘矣而  
謗不叢興則何故公以謂曩二先生或有善藏其  
用神於鼓舞之權而衆莫能識者爾朱公頷之蓋  
昔人有言行欲方智欲圓朱公誠正直而剛偉然  
人品矣使得公助之施為緩急好謀而成當更有  
妙濟者而公所至茂顯聲績良非偶然者也公即  
家食矣志亦不忘匡濟如王郡守攤耗楊邑令築  
城則贊成之揭簿欲增荒山之賦則止之其心惟  
欲以利人即虧已弗恤公貌恂恂誠慤中存而遇  
事則有猷有為勇於赴義公所師盧次公嘗途疫  
公值之欲奉之入舟從者畏相染諷止之公斥之  
弗聽而昕夕調視惟謹益力盧德之亟以揚於人  
公性泊如宦游十餘年不携內人及還吳考槃仙  
人山與里中耆舊結詩社為驩游屏跡公庭訓其



後以耕讀所著有南廩誌南船志牧越畧議吳江水利考皆公政務所寓而越吟楚吟西臺靜稿家居藁雞窠額稿杜律七言註晴窓便覽則公自寄其性情者而公之所造所得可知也余於乙卯歲校士南闈得一易卷雄甚手之不忍置因取冠易房遂刪潤其文錄之為式及啟封其人乃沈令聞遡其易義乃公所親傳公豈無所本之者歛公之先由河南隨宋徙蘇之長洲後有贅吳江者遂占籍吳大父本生經為醫學訓科娶於吳以弘治四

年八月二十一日生公名啓字子由江村其別號弱冠失怙即能自立正德己卯舉於鄉既第而貴有勅贈其父為南京工部主事母為安人配郭封安人子四長察舉人先卒娶王次理太學生娶黃次問娶張皆郃出次處太學生娶范側室趙出女四長適太學生顧名節次適顧勛次適長洲金堪皆郭出次適太學生章效良側室馮出孫男十三令像縣學生令儀太學生令聞即余所薦經元令善太學生令成縣學生令名應天府學生令猷



縣學生先率令德令行縣學生令範令謀令緒令  
言孫女六壻朱可大顧曾志趙舜臣陳爾學周順  
卿申五常可大太學生曾志爾學順卿五常俱縣  
學生曾孫男十二瓊芝瑤芝玉芝同方同樹同寅  
同生餘未名曾孫女九一諾大叅王君之子士騏  
一諾太學生吳君之子汝階一諾別駕陳君之子  
士華一諾鄞縣尹陳君之子允楷餘俱幼公墓在  
吳縣西山雞窠額之新阡蓋公之所預營令像等  
卜以庚午年十月之己未日奉公柩往葬合郭安

人之兆禮也往吳安人孕公嘗夢角獸觸懷公為  
兒時輒架梓片為堂寢能相通主事公謂為肯構  
兒公果起工曹竟服多繡噫嘻亦奇矣哉銘曰  
德厚於蓄則其業也宏志專於用則其神也凝譬  
之膏沃而燈輝熾明煉精而劍氣鬱騰公所措注  
公所揆輯孰非先民是程而道猷是經宜其施裕  
而弗匱穀貽而孔贏吳岫崢嶸環列翠屏遍景望  
而卜吉既華美而鍾英公自茲乎宅安瑩穀璧于  
佳城欲知公後之嗣興盍觀於芝蘭之盈庭乎



明趙州守丞礪沈公墓誌銘

海虞之沈自刺史葵軒先生以科第起家而其後多顯者先生之孫趙州守丞礪公其一也公父金吾似葵翁配張孺人善事其舅姑舅姑祝新婦生佳兒無何公生少即穎異齡方五六耳輒能作徑尺大書貴客至對之揮翰自若畧無頽縮態於是見者相詫目之為竒童家以世宦故多書而似葵翁教子且甚篤所延師多名士公既稟雋質而又有所引迪故自六經子史及若國朝彞憲大略

咸得蒐閱之手輯心惟多識不忘發舒詞章典不浮薄為學官弟子每應試輒壓時輩時輩亦咸讓謂弗如公餽食盖有年而余方游於校中公猥見投分談每契合且有葑菲之采因約數友訂會北山之麓公弟僉憲冲玄公亦與焉月校稅者再會必相與劇切數歲間絡繹皆發科余幸隗先而公昆弟乃一時同登公特魁於南畿人謂是會為絕盛云公後為文如郢調寔和屢試南宮竟不遇識者乃謁選銓曹得知陳州州守於選格最高然在



公不為奇公為陳二年如冲玄公所稱聯民居以定保甲禁違式以消禍本慎編審以防飛詭嚴激解以杜侵漁芟除豪右與民休息宜有治理效矣而又不可為當路所識則調知趙州趙亦名州不眇於陳且當南北孔道部使賓旅冠蓋相望接應轆轤公性雅濶疏不樂掣肘尤不耐折腰遂挂冠拂衣而還初似葵翁治第甚雄以貽公公願弗居也而初闢於野還自趙則又買他姓之址而堂構其上以居歲時約里中所驩結詩酒社而相與讌遊

吳歌楚舞爭妍遞進風晨月夕山介水隈容與相羊惟意所適而家人生產則薄之不事也凡得年五十有九而公厭世矣冲玄公狀謂蒙莊一死生為孟浪而又述公所嘗嗤笑於彭殤者而謂公為達自今觀之公科而不第官大夫而不卿家非不足而亦不有餘年不為夭而亦非上壽若未足以充公之志然而公未始殺於靈府而役役焉柴柵其內也以名為實賓而不務多取以仁義為蘧廬而不肯蹙躓跼跂其間以爛熳其性命而攫人之



心以軒冕為外物之儻來而不因寄去而悲視三  
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而不以淪約趨  
俗知化而生化而死猶之旦暮之常而解其天授  
隨其天袞脩然來脩然往而不類生物之相哀達  
哉乎公此庶幾乎古之所謂懸解所謂采真所謂  
自適其適焉者而與南華之指何異然則冲玄公  
謂公為聞道也夫亦聞蒙莊所稱之至道者乎蔡  
軒先生諱海似葵翁諱虞繼配為程孺人公諱應  
元字子春巫闞其別號配聞宜人有懿德子六人  
多彬彬汝成娶憲副石溪王公女汝達娶王汝安  
娶徐汝定娶朱汝瑚汝璉幼未聘女五人一適周  
先平一適太學生錢懋中一許字陳 二幼未有  
所許揔之婦皆名門之女婿皆名門之子稱其世  
閥者也汝成等卜以公卒之明年正月十九日葬  
公於虞山寶巖灣祖塋之次而先是冲玄公率之  
謁余以墓銘請余少與公初未識面公不知何所  
取於予也而以書拒余多所溢美因數數過從擷  
甘網鮮輒以見惠欲締金蘭之好余迄於今銜戢



不敢忘矧又同在會中其於銘也諠得辭之乎冲  
玄公達公余亦達公遂曼衍之而以為銘銘曰  
正德辛未正月十五日公於是乎假合隆慶巳巳  
七月十二日公於是乎大歸而於天地之委形委  
和委順委蛻存亡得喪榮瘁詘伸然不然可不可  
蓋一條一貫焉而不以智規故於宦也有拙者之  
效於謀生也曾無巧者之神竒但取於恬焉愉焉  
厚奉其生而至為厥後計也則惟遺之以安而不  
遺之以危居不祖依藏則祖隨於逆旅乎奚戀於  
真宅乎奚睽恣睢轉徙不局鑪錘任大塊之所為  
譬日月珠星辰萬物備齋送之資吾知公必且逍  
遙於無何有之鄉而和之以天倪其自得也怡怡  
其自多也恢恢矣乎

明故 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虛菴錢公墓

誌銘

邑之錢武肅王之苗裔族莫鉅焉蓋數十歲中而  
發科者十餘人而昆弟並舉進士者為順時為順  
德兩進士則虛菴公之子也余壬南畿試舉順時



于鄉余主會試則舉於南宮蓋皆推轂其才耳而  
世相沿謂為門生以故公之卒也順德自述公狀  
過余謁銘泣稱兄既受知於先生而順德之舉也  
會先生秉國鈞又辱為門下士茲不肖欲以先君  
墓石恩先生冀不朽我先君敢以先君之囑不肖  
者請余病夫也頃歲更憊方將屏思慮謝文字而  
公父子間余夙有世誼焉其何能辭則為力疾勉  
應之公諱體仁字長卿纔十二齡而父濱江公即  
世有修其先舊怨者乘其孤嫠相與搆訟聚殲之

公挺不為懼攔然隨母趙負其直氣赴愬於當路  
而事竟得白即強有力佞有口者弗能以孺子誰  
何之也蓋公幼即機警不羣稍長益淬礪奮起通  
經術習書法欲以見世第無柰子立之韜不能不  
以治生教焉何哉既順時輩見頭角母勗公以教  
子公專意殫心奉母命惟虔而順時輩遂以致身  
順德為刑部主事時有 詔覃恩封公如其官階  
承德郎而公由是鼎貴矣公性孝痛母蚤窶即啜  
飲必盡其權視寢問安寒暑不少間母病癰醫曾競



云莫能為公號籲于天走數百里迎名醫醫治之癰  
竟得愈比母歿公哀慟毀瘠當是時島寇狎至公  
奉毋柩權厝境內而寇猖獗甚公惧不免則握鋤  
碎首又號籲於天竟寇去帖然人咸以為孝徵明  
年而寔於濱江公誠信自竭一毫勿之遺悔也歲  
時禴家廟每伏地沈瀾者久之世譜蕪散公手自  
彙纂家畀一帙勉使敦睦族有廢祀者置祭田供  
之一族人因父祖負官錢累千百法當戍公憐其  
非罪白令公出焉於昔所嘗伏窆下石視公机

肉者及若席勢熏轅狡焉以逞而睚眦公者或竟  
公必嚙之且甘心焉公曰尤而效之非夫也即其  
人叢愠懟被詬辱公會不肯雷同擿舛而覆用引  
手拯之奚之渠其所灌溉可百里許歲久且湮矣  
公念先世肇勦之地不忍恣視命刑部君言於監  
司檄其屬濬之而潭流迄今里中人應掌賦之徭  
鮮不傾產蓋人昔嘗以此病公者公曰人縱我病  
我則豈病人倡議捐已田可得租數百石謂之公  
田以助徭費其後徭易支賦易征胥永賴之公產



本不踰中人而每不後於振人之急餓者我館斃者我樓即囹圄呻吟亦念切閔矜而歲出百粟以拊鞠其最啣冤者公嘗覽觀古今見有好義侏儻砥節瑰琦當其心者輒擊節嘉慕隨筆以記名之曰虛窓手鏡而梓以風於人人今跡公所為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也晚好遊凡吳中名勝幾遍則遂詣武林入桃源殆經千里而遙所至登臨輒詠有篇什闢所居隙地壘石時木而亭館其中四座列古名績圖史敷彛時與所親相對娛玩而超然於埃壘之外刑部君奉使慮囚便道省公公病吭既瘳而刑部君留不忍行公曰嗟順德汝行矣刑部君復遭延不行公厲聲曰君命無宿父命無諾刑部君弗獲已乃行越明年而公訃至矣濱江公諱元禎遡濱江公父諱泰泰父諱洪洪父諱友義又遡而至千一其居常熟之奚浦自千一始凡十世又自千一至武肅凡八世其詳具世譜中公母趙配亦趙封安人撫子相夫兩趙並有賢德公生有五子順時其長也少即雋穎今大司寇麟



陽趙公初令江陰竒其文錄為弟子高等其所識  
拔蓋先於余將拜官使還而沒方進遽止惜也娶  
卞從子守志次即順德由刑部主事晉員外郎瞻  
學敏猷善承父兄之心娶趙封安人又次順理先  
卒娶徐纜笄耳亦誓守志又次順治邑庠生娶時  
俱先卒又次順化娶黃女三長適趙次諾黃俱先  
卒次適陸孫男五長世揚邑庠生娶顧順時出公  
為順時反服而瞽世揚學益力今方以善屬文有  
聲人比之懸藜云世臣聘王世顯聘徐世勛順德

山公念順理不嗣命以世顯後之世熙順化出孫  
女六適何諾湯諾歸順德出諾時諾孫一幼未諾  
順化出曾孫男一伯美曾孫女一諾譚世揚出孝  
哉刑部君之為子也述公美善具矣總之多可為  
世範矣而余又論其軼事蓋公所勤用其志者有  
三而酬者一不盡酬者二往公延子師類騰茂蜚  
英之士而余姑之夫魯府典儀筆峰蕭先生其一  
人也先生嘗為余言公禮師甚隆師有所欲營每  
先意饋濟之夫婦拮据操作以充其所自將羨藜



含糗而晨夕釀鮮乎其師者則未嘗不屬餐也歲  
大比先生與賓興將赴白下而旅橐空無資以告  
公公感然曰此吾為主人者責也敢不圖之則遂  
稱貸以給其行而鬻田以償待他師盡然師烏得  
不概於心而為之忠於教乎子迄有成親以子顯  
公志則既酬矣公始號海西因讀老子書有味其  
致虛之言於是更號虛菴凡養生家傳離老子原  
於道德之意若參同契諸籍無弗披也凡方外士  
習養生之說自謂能采真者躡屩擔簣闖公之戶

無弗賓也余請告還里冀卻其疾亦時時就問公  
公意取服氣似有所得者矣而竟以火沸內証血  
耗足痿久之有一士挾導引術至自淮公館之而  
諮焉術茫無驗而疾遂不起公客於世六十六齡  
而已公又雅好堪輿家言每遇善相地者投贈不  
薄聞有吉壤無論龍從盤紆灑漑滴瀝踵之博搜  
勤不知疲規葺諸先塋所增損崇庠數運畚鍤期  
必中度嘗稱苟可以妥已亡召新福吾即費何計  
今長興新阡卜云其吉乃若右於公所自選此兩



端者謂悉酬公志也其然乎然公生平既足範世  
榮名昭垂殆且壽諸無疆而玉樹瓊芝增耀燕貽  
昌後之庥亦豈顯藉夫壤之鍾秀者哉公生於正  
德己巳十二月十三日其卒也為萬曆甲戌閏十  
二月十二日而刑部君輩之奉公以葬也為萬曆  
丁丑二月十九日銘曰

矯矯王孫系孔碩兮藐失所怙挺勁質兮髻鬣罹  
院不威惕兮勢以理詘熱豪敵兮惟孝惟睦厚自  
植兮扶困救災恒軫恤兮由戚逮疏務樹德子淫

冊與誓手自撫兮嚮徃前修肯可繹兮攷厥禋身  
哲允迪兮鄉推行誼協評隲兮式穀其嗣必悉力  
兮俾光前人無遏佚兮嗣克承之射 制策兮清  
廟明堂薦鼓譬兮

帝曰封之 命寵錫兮又曰褒之 錫璽勅兮譬

勤蘆菘歲則獲兮乃紆曠襟恣探歷兮楚粵名區  
多寄跡兮逖愉邇恬自適適兮適苟自適何邇  
兮伯陽竅妙致虛極兮神忽冥契耽玄窈兮胡澹  
朝露篲遽易兮有丘樂哉素心溺兮茲吉嗣卜墨



乃食兮日月並良行安即兮畢如鬲兮於焉息乎  
後昆翩翩譽籍籍兮遺訓克遵佩無斁兮勵翼  
熙時懋奏績兮尚俟 後命貴窳窳兮我有銘詩  
勒貞石兮高山景行泣者軼兮

嚴文靖公集卷之五

嚴文靖公集卷之六

墓誌銘

明大冶令豫齋陳公墓誌銘

陳譜稱周陶正之苗裔其先為候官人宋樞密直  
學士古陵先生四傳至元大教授温州轉官於虞  
遂家焉又五傳為德容德容生播德容師事吳文  
恪公播教諭慈谿而其地尸祝之播生遇彌思靜  
遇生官則大冶公也家世業儒即潛見不同類多  
善人君子公為邑諸生試輒居最公已食廩而余



方有識每見公端然凝靜容止雅飭蓋甚心敬之  
余為史官公以貢至都余長子治甫成童欲為權  
師計莫如公良乃延公就余館穀在昔思靜翁與  
弟省菴翁迨伯仲間砥礪甚力省菴翁登第為名  
御史心術政績卓然有聞於時而公之性則稟於  
思靜翁公之學則得於省菴翁每於治兒課讀之  
暇輒談叙之而其早夜孜孜以求無愧於世德者  
乃不懈而益力也余既重公之為人而公亦過信  
於余時以舉業文字相就正曰今之世非此莫克

自進然舍德較執抑末矣况舉業尤限時格為是  
者果於道無二乎哉余為言聖賢言語非事虛飾  
即其躬行實踐之所自得者而舉以訓於人學者  
不能深會於立言之旨而標竊補綴於章句之間  
以為鈞聲弋寵之具一旦僥倖苟得則委而棄之  
若弁髦然此舉業之所以為無用而有志之士率  
厭為之試能以聖賢所自得者求之於心體之於  
身而因發之於文則文固載道之器而學者之心  
聲也下焉者以此進修無妨於為已上焉者以此



甄錄無病於得人夫敷奏以言蓋自古則然矣舉業之於道又豈有二乎哉居常以陽明王先生文授公使觀之公曰陽明先生嘗保釐江贛余於省菴翁被其檄聘相與講明心學以興振一時之豪傑者余竊與聞其說固余之所夢寐饑渴而求者也今何幸其文有足讀耶文果若是何莫而非道因手自輯寫日夜究研以之觸類諸書多能意悟神解自是作為舉業文字大率出自心得之語非掇拾套說者可倫矣公可謂好學自強者哉公就

太學仍應北畿試其文益大合有司尺度而竟亦不隼余於是方謂之有命已而公拜青田縣學訓導尋丁外艱服闋補武康旋轉青田教諭前後在青田幾數載推誠化導士風丕變間又詢民所疾苦言於令令知公長者足信凡有興革率咨於公公所言多施行之島夷入寇公率諸生與令分城捍禦賴以安堵第黌校經火寇去亟議新之士民德公到今稱焉先是武康青田士業不振已久自公過化而賓興者相繼則推其所自成者以成物



也當道遂以文學政事薦公余時典銓並用三塗  
因擢公令大冶公素以繩檢自律行已惴惴如處  
女曾中甚井辦而口訥不慣演宣至於發擿商課  
尤不樂用其巧智大冶俗悍且滑公惟以廉慎蒞  
之誠樸感之其民亦稍稍向方而一二宿蠹逞狡  
舞文卒難鋤剪置之則恐誣法迫之則虞鼓釁竟  
猶豫隱忍忿鬱不釋結成乳疾公固不肯一日尸  
其祿位者於是遂解官而歸公視非義之餽若將  
浼已瞋目搖手却之惟恐後公初歸自青田括橐

中金尚可買田葺廬為晚歲居食之計既而報遷  
大冶乃以半授諸子半為之任之費及歸自大冶  
則竟蕭然空囊居僅僦屋出輒徒步一稚子應門  
一老蒼頭給薪水不獨不及為儒官時較為諸生  
時業更替使公在大冶稍通時變略倣世俗規算  
者所為或且未歸即歸也何遽至速貪如此耶公  
事親孝處族睦思靜翁之歿庶母吳生弟宋甫四  
月公痛其父而恤其弟撫而教之逮其成立讓以  
祖業弟亦事兄如父不知其失怙也公任青田時



母潘患途行不能奉以俱公留壯子侍母然竟念  
母不置歲時遣致甘脆相屬於道每以事謁臨安  
即乘間馳省不計無程之勞及聞訃號慟奔喪過  
毀幾絕如前喪思靜翁者公之子若孫今各厚倫  
惇紀彬彬詩禮繫公所身教也公之志節行誼其  
足多也已公字舜卿豫齋其別號生於弘治辛酉  
十二月十三日其歿也竟以病乳是為隆慶丁卯  
十月三十日公娶南康學訓強齋翁女是為徐孺  
人勤儉孝敬克儷於公生子男六人五為邑庠生

曰璋娶孫曰珩娶周曰璿娶張曰琛娶錢繼娶吳  
以誠為省菴公伯子憲之後曰瑛娶沈繼娶丁女  
一適袁類錫孫男十人大臨大素大中大和大成  
大任大受大亮大讓大孝大臨娶顧大素娶鄭大  
中娶徐大和聘陶大亮聘瞿孫女九長適程次適  
張適李適何適翁諾沈諾吳曾孫男二人秉文秉  
德曾孫女一公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葬虞山北  
麓祖塋次昭位徐孺人之弟邑庠廩生徐君作公  
行狀而曰璋輩奉以徵銘於余余於京邸見公教



余治兒終日危坐凜然未嘗有戲言隋容不怒而  
威至於起居服食則時視所宜所以誨迪愛護之  
者甚篤今治兒幸不昧所趨向余安敢忘其所自  
然則銘又奚辭遂按狀誌而銘之

銘曰檀輪檜輻濡軌及轂匪車不減弗途於陸  
鑿枯枝登筵在公鏤刻青黃匠氏先容公能人師  
不能人牧用有順違公心無忤厥德則裕厥宦則  
遭拙人所工公節無愆顧謂其後清白貽汝視彼  
羸金銖塵敝屣鬱鬱虞陰公魄斯藏俟天之定顯

地之祥

明故儒官梧山蕭公墓誌銘

虞山之北有壤曰興福而封四尺其上者邑梧山  
蕭公之墓也公伯子進士若應官卜以萬曆丙子  
三月廿有七日實奉公柩葬於是先是進士從父  
魯藩典儀筆峰公乃余姑之夫為致其欲請銘之  
情於余余本病夫方擬杜一切專醫藥謹謝不敢  
而進士聞之不巳也筆峰公則又以其意謂訥曰  
若甫弱冠即與進士父游噐之頃歲嘗見進士文



且聞其行又亟器之蓋親舊無焉若之病吾非不  
若恤第今於誼殆有不容辭者即病強為吾宗應  
之而今而後惟若杜之可也訥不得已唯唯於是  
進士哀經過余泣請益力余語之曰君從祖金華  
教授鳴齋先生有聲邑庠邑中推高之乃辱不鄙  
余折行輩與會文而君先子偕焉君先子之邃於  
學而優於文也余蓋知之鳴齋先生以德行稱而  
君先子相與淬礪切磨持已遇人朗霽坦直不媚  
不矯顯然君子余蓋亦知之獨家庭隱微及余宦

別以來其所蹈迪未之悉耳固所願聞也進士曰  
吾曾祖永寧訓導北莊公性嚴峻而吾父自少隨  
侍宦邸遵訓惟謹其稍不當意曾祖輒對案不食  
吾父務為婉解伺色喜乃已數年歸補邑諸生而  
家產素微吾祖且好施益無羨貲吾父即力學顧  
屢躓場屋乃喟然曰進之終生之壯志退窳計然  
之餘策是我不丈夫矣則遂置秬明農而日糾衆  
率先躬鋤田畔因顧謂不肖即事詩書當無忘田  
業治生不待危身而取給者獨農事耳居久之而



島夷突入自海上縱燒民廬時吾曾祖與吾祖尚  
皆在殯也吾父號慟籲天惟幸勿燬既而旁舍皆  
燬而二棺獨不燬若天佑之然者負母出走陷賊  
中既求得母則與弟肩以籃輿日馳百里而遙寇  
去則於餘燼中索荏麥啖之然膳母未嘗不甘旨  
而營兩塋咸必如禮仲弟儒病厲家人懼染多避  
去吾父則旦暮留侍仲且死有遺孤吾父收而撫  
之嘗以里徭為縣送獄獄吏應募抵法吾父廉得  
其寃狀挺白之官釋其罪此吾父大略自如翁所

知外蓋翰檢趙用賢嘗述應宮意詳狀之矣余曰  
其然乎夫竭力耕田供為子職可不謂孝乎寇窘  
矣而養生喪死耦俱無憾可不謂孝之尤者乎而  
他美謂不從是出哉且公之不顯也豈公之不能  
致顯哉余昔見公試於有司輒不後於人丁酉之  
歲公蓋與余同試於郡而郡守肅齋王公取公為  
第三人余尚能憶之余意公於科目夫何難者而  
不圖其崎於遭也嚮使公不以鋤鋌困其身又不  
以兵燹瘁其形則公得凝神進修而志可不外所



謂科目者固不能畫公矣而公之不顯也豈公之不能致顯哉雖然進士則顯矣進士即才且賢要皆闡公之教而成公之志者即謂為公之顯可也而况自今以往進士且服有官政隨所事任懋所建豎其進方不可量亦孰非闡公之教而成公之志者乎而况 朝家彞典必且遡厥所原而以贈以褒於公公不啻名位獲如其子而公之為人所可稱述者終見於世不至泯泯而又將傳盛於其久也公不較顯矣乎天則何負於公哉邑之河陽

蕭氏世居之自學憲公後世業儒為著姓而北莊公名繹生詔詔娶於錢則以正德壬申閏五月廿有一日生公名仕字維學梧山其別號凡處世六十有三年進士既餼於庠而公乃受檄為儒官非其好也以萬曆甲戌二月六日終無幾何而進士捷聞公則不聞之矣配曰徐孺人實克茹辛以助公者有子五人長應官即進士娶龐次應商聘許娶周繼聘徐次應角娶黃繼錢次應徵娶龐次應羽娶錢女二人一適錢疑一適錢時萬孫男三可



聞聘陳可聽聘錢可傳幼未聘孫女七諾王諾瞿  
諾劉諾孫諾錢餘幼未諾蕭氏世精堪輿家術其  
先有能福蔭人而積糈致富者今公墓地亦其族  
所自選夫既能福蔭乎人而豈不能自為福廕計  
耶銘曰  
玉匪璞弗蓄珠匪蚌弗毓惟毓惟蓄乃珠乃玉矧  
也貽穀庭訓孔風俾克紹於先服而慶是用薦兆  
厥虞麓吉協宗卜允矣興福福興有併寵被且縟  
奕世其永祿

明處士春疇王翁暨配嚴孺人墓誌銘

漢陽刺史盛君之母春疇王翁之女兄也翁憐其  
苦節孀守迎之歸養因撫育刺史君初令姓王示  
無異待心及刺史君顯則命仍姓其父姓曰無以  
我故遂茂盛刺史君德之乃父視翁而誓必報之  
當令增城時以考績赴闕而余適為史官嘗謁余  
備誦其舅德徵余文為壽翁既歿而翁子玉汝特  
走漢陽與刺史君謀欲復徵誌於余玉汝還道病  
亟而劇且屬續呼其子棟輩語曰嚴公之昔未



遇也。雖尚為童汝祖，輒器之。汝祖之兢兢生，平嚴公亦夙重之。今欲圖所以不朽，汝祖宜莫如嚴公。汝必識之，無忘我所薦。注心者，越三年為隆慶己巳，而棟輩卜壤於虞山白龍里。以二月十三日啟，翁配嚴孺人之窆。合翁以葬，刺史君偕棟輩詣余，泣述玉汝雅意，因力以誌銘。請蓋余嘗謂翁可方於彥方，仲弓今按玉汝所著翁狀及余所稔聞者，翁誠不愧於古人。云翁於羣籍無所不闕，每遇古人節義處，則感概於衷，至為之雪涕。及若亂臣賊

子則必厲聲叱咤，嫉其悖逆，嘗欽鄉先正范公父子義田麥舟事，則謂為大丈夫，而慨然慕行之。翁性既明達，復濟以學，有所自得以其故，立心制行不肯徇俗苟同，而動輒師古。年十四而孤家，又涼也。煢煢奉母，晝課隴上，夜讀燈前，務竭其力之所得，為以慰悅乎親心。母病則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母為頓愈，而益以康壽。痛不及養，其父歲時祭必哭，其孝親有足多者。翁所自置產數百畝，耳輒割數十畝以濟族，亦號為義田。而族之窘者婚喪等



費量以取給歲大侵則又自甘糲敝以勉調其族人嘗語其子曰斗粟尺帛得一分且做一分若必待有餘是終無時矣設義塾以羣集宗鄙子弟躬為督誨多所成就修葺族譜不使之散逸示必永聯其好其睦族有足多者待姑表兄弟無問遠近視若同胞視甥輩若子跡其遇刺史君母子而他可知也其敦戚有足多者塾賓錢世達歿於書館遂即以為喪次歛含必親里中疫不畏相染遍持藥以療人人多賴甦不盡殞命其急人有足多者

宅心質直而且和厚與人接謙恭自持色笑溫煦即余髫髻時何所表見而翁邂逅間禮貌之甚敬久益不衰翁見人有善則樂道之見有不善則面規之無私怨惡於人是以善者愛翁而強悍之徒亦潛化帖服而不忍翁愍其有縱慝於隱微者亦徃徃虞翁之知而竟以自戢其善處衆有足多者平居勉人惟以忠孝道義教其子若孫必先德行而後文執官長或以政治諮之敷陳條畫一依於天理而不詭不隨亦不避怨與嫌而有所韜匿其成



人以善有足多者嗟乎古聖賢垂訓於人本以為  
泚身心計也而俗儒挾冊書自書自我即因文  
見道者亦尠矣翁乃能繹而體之實以見諸躬行  
不猥視為蠹簡之虛文賢哉乎翁世豈率若人哉  
翁處闔閭其行誼已堪範於鄉域使翁當事任歷  
四方不負其幼所有志其所建豎安可勝道翁衣  
食僅僅給且恒賑恤人不少嗇使翁饒於貲可以  
遂所欲為其所沾被又何啻所親所識者而已耶  
翁著有菜根居士集又有居家條約雖非其至亦

翁志所存翁之所為善師古也翁年五十餘邑賢  
令月澗徐公親顧其廬延列蜡賓部使者李公餽  
翁粟帛又旌為善人斯可謂知翁者而翁之慎修  
其身庶幾其獲見於世也噫翁於是乎可不朽矣  
翁娶於嚴塘為嚴孺人實克相翁養其姑必躬致  
甘脆祀讌所供必豐必潔翁樂施孺人黽勉有無  
協力以成之惟其命而一無所違與其節姑同居  
姑性端毅而孺人承以柔婉姑籍以安相濟營家  
而翁得不累心於內顧其闔懿難悉總之靜重泚



慧而於翁為好述翁之為隱君子也孺人蓋默助之者哉翁之先宋人隨宋南渡狀稱王孫世居常熟之福山傳至月濤翁娶於韋以成化壬寅四月一日生翁諱錦字日章春疇其別號年八十有三以嘉靖甲子三月十九日卒子一即玉汝邑庠生娶葉玉汝之病也以慕翁故蓋死於孝女二壻為楊韶季宗甫孫二棟邑庠生娶季柱娶朱棟柱皆有志而文是不隊翁訓而將振起之者孫女一孫壻為沈熟曾孫二應期應時曾孫女一徃刺史君

在職翁時時寓書誠使清白而刺史君服膺惟謹所至砥礪卓卓有聲既克彰舅訓以報之於是翁且葬刺史君主其事曰茲吾亦以報吾舅其於翁德可謂無負然翁初待刺史君實為其女兄保盛氏孤興盛門耳非專自為光耀計也翁無所望於刺史君而刺史君則不忘翁舅甥之間恩義而全是亦可以風於世矣銘曰

瑯琊之望兮氏曰王自中州兮適海邦哲人學道兮夔蟄藏懷握瑜瑾兮洵善良行則古昔兮義聲



琅琅車有輔兮服有箱曰嚴有媛兮蕙烈芷芳結  
襦來歸兮樂由教房伉則為鴻兮儷則光宜爾積  
美兮埒阜堂北巖之阡兮鬱蒼蒼體魄宅安兮慶  
無疆貽後以穀兮世必昌欲考潛德兮視此銘章  
明故承德郎汝寧府通判北原金公墓誌銘  
余與公暱就為好所從來久矣邑先達大中丞虞  
山陳翁為侍御時丁內艱家居月具豆觴集邑髦  
課所謂舉業者時余歲十三公十四並與焉虞翁  
見謂不凡器之而余亦解心敬公因與締交蓋繇

總角以迄於今號為平生驩者也悲乎公今亡矣  
余即欲寘所譽誤則誰與切劘矣即欲增所知識  
則誰與砥淬矣嗚呼噫嘻良友舍我可痛也已其  
墓中之石雖微公嗣日章奉公遺命而於我乎屬  
焉亦安忍不銘之公金姓世編戶海虞曾大父和  
贅於王而生瑞瑞生鳳皆齷王姓鳳號菊林娶於  
晏生公而復姓金初名梧其易今名汝礪字若金  
則虞翁所命也菊翁本亦織嗇化居乃有意世所  
華艷思欲擴其門祚則顛顛以舉業教公其所事



生計日僅給耳顧獨腴羔雉隆師傅以覲有所開  
迪而凡可以資公進修者即費與勞勇冒不惜公  
自少即意承惟謹努力感奮晨窓夕篝矻矻寒暑  
誦讀纂綴味腴塞英其功蓋真百倍於人良苦也  
屢赴有司試即有利不利邑中固已蔚著傑聲歲  
甲午與余同游邑庠丁酉則與余同舉於鄉初本  
習詩聞錫仲山王先生邃於書學往從之改習書  
遂以書遇及試南官則以數畸屢誣於不知已者  
丙辰謁選拜河南永寧令永寧戶故蕃自縣官以

征徭擾之而民多竄匿公下車覽籍太息為巡行  
勞來而酌舉其改導之力本帥以節約民獲稍蘇  
則與崇學校釐習俗定役法恤土兵疏釋滯囚寬  
省罰鍰種種以安集拊循為事謂宜有治理效矣  
而當路者顧殿其課調山東陵縣公乃疏乞閒散  
得教授浙之衢州席未暖尋不考湖廣鄉試及還  
任壹意造士因修輯郡志校先賢清獻公集而暇  
則奉菊翁以遊於柯山吏隱祿養意頗安之余之  
柄銓也其所登進多取諸淳質之吏蓋謂若人者



誠心愛民異於俗吏矯飾庶幾如夫子所云為邦之善人耳即在幽滯亦宜亟章顯之以風屬於天下乃從學職中拔擢其凜凜德讓者數輩而公除汝寧府為通判會余門人葛子叙卿方守汝寧公固其先執又雅善也故公得舒志展猷為之保甲輪錢等法諸所建置皆同心以濟而民胥戴頌又承大司空朱公委督濠積逋而河工所賴者尤多一時令譽為之空起部使監司亦徃徃有推轂之者矣余既請告歸里中忽報公遷衡府審理正

此其故不可知則余實愕然駭惜之蓋公之為人悃悃敦朴無機警辨慧以舞智而騁能其容貌恂恂然若愚其言呐呐然若不出諸其口然於廉耻大閑兢兢慎持趨踴謹畏其接人謙抑坦易溫恭有禮然苟非其人不肯瓦合其在官不肯脂韋翫法即遇上官及有勢力臨蒞之者亦不肯為窳梯媵媵之態以曲媚善事吏民即豪黠亦欲以誠化之不肯事鈎鉅籠絡鷹擊毛摯繩督之術以其故所至第見諒於君子長者而浮猥精悍搽切集事



之徒遭之則多以迂腐目公竟令公蹇於仕途遭  
迴次且弗克大伸其志公夙有陟岵之思不樂曳  
裾王門遂奏記解綬忻返初服橐中則空無裝行  
季蕭然僅賴日章貸置一第勉奉菊翁以居而修  
灑之具則無所於給每對余嘆傷哉貧也無以供  
老父養而室人且不免於謫我其柰之何公性本  
至孝且思德於菊翁之教之也念必得一封典以  
弗負其辛勤屬望之心而竟以宦之不巧不能逢  
辰邁會以貶有一命居常既以竊恨而養又不贍

愈悒悒不自得第日通麴蘖聊托自遣而疾以鬱  
致竟不可療也假令公狗時所尚鶩於榮肥即不  
能銜鬻以躡至大官而吏權攸握羸縮在手豈無  
可以私便其圖焉者即家食矣稍修刺謁偵伺顏  
色亦豈不可徼餽遺而備甘滑以藉娛其親而公  
皆不為之即不論其他而公之難能也不於此可  
見乎公七歲喪母蓋沒齒以為慕養慈母錢亦厚  
用其情還自汝寧謂菊翁既老矣不忍離側遂不  
入私室日同卧起飲食菊翁辭世公哭之甚哀毀



瘠踰禮久之過余曰汝礪愧不能報先子獨思所以不朽先子耳敢以墓銘累公獨柰我病欲狀先子行而未之能成何悲乎悲乎庸詎知公未能狀菊翁而日章乃遽為公狀乎人間世之事辭之烟雲安有定蹤而或者乃欲逆料而豫計之乎公生於正德庚午六月二十七日初居北山之麓因以北原自號歷春秋六十有二卒於隆慶辛未十二月十五日其明年壬申三月十一日日章奉公塋于寶嚴灣之新阡公配陸氏子二長即日章國子

生娶杜氏次日新聘王氏先天女二一適王道成一適錢敬宗孫男一永祚聘王氏孫女二一適沈文達一許華元復亦天總之婚媾皆望族也公雖不裕於貲而於三黨亦各有所施惠以振其急云  
銘曰

在昔貢禹之概於漢俗也爰有居官雄桀處家豪雋之言世趨江河而鮮不踵以相沿公獨以宦則拙以謀生則無計而一任乎其天及既蓋棺而全歸於九原邈厥生前曾無愧怍於俯仰之間存順



沒寧可謂曰賢然則所云豪雋與雄桀者果孰為然乎

明故奉政大夫四川叙州府同知前山東道  
監察御史守愚朱公墓誌銘

昔在正德辛未甲榜吾邑常熟登第者三人其一為古愚朱公寅至嘉靖甲辰榜吾邑亦三人其一則公乃古愚公之子也邑先有重慶守葵軒沈公者為人敦慎富經術而古愚公父慎齋公丙甥其室故古愚公之學有師承云而公幼負穎質又淵

源於其外大父與其父之學也十歲即能屬文句輒驚人甫成童失怙恃則藏修於蘇之何山寺手不停綴口不絕吟蓋下帷發憤者歲餘而所携家所蓄書讀之殆悉由邑庠入太學每應試士莫能以先公大司成陸文裕公以文鳴一時見公卷既拔以冠士且嘉賞不置其年遂領鄉薦於順天六上春官以甲科除知山東之昌樂縣昌樂土瘠民窶俗騖剽劫且孔道交衝結轍旁午似非公恂恂儒者所堪也而公則以愷悌之心行拊循之政驅游



惰禁淫酗督農桑地征役民所利病一切罷行以  
其故農狎於野商輯於市即頑悍之徒亦多化而  
良矣賓旅載途應以簡易事不稽滯而閭閻不騷  
暇則簡萃校髦與之講業課稅而甄造之部使者  
入境旁縣民持牒訟者必請曰願發昌樂令訊鞫  
即死不恨蓋境內則絕無訟者而凡訟於昌樂者  
多旁縣民也自非公公且明能得民之情民安肯  
傾向之若此部使者揖公進曰吾聞民謠云田有  
黍苗野無寇盜朱父能體天行道為民牧者願不

當如子耶於是令聞籍籍交相刻薦有 詔徵入  
擢南臺御史巡上江尋丁繼母湯憂服除補山東  
道御史御史大夫崦山周公民譽也謂公持重使  
兼攝四道綰印纍纍時執政逐不已附者忽逮治  
及公 廷杖幾斃出判鄭州公不携家而孑然赴  
鄭渡濠颶作將覆舟賴反風免人以子方方之其  
治鄭一如其治昌樂者鄭民德之亦不異於昌樂  
之民會浙中繕兵部使者才公因檄之行鄭父老  
爭攀轅留公擁衛不得前伺間出城輒復昇輿入



其見慶戀若此公之惠澤深結民心可推也遷知  
遂安縣公亦以治昌樂者治之歲侵民阻山發礦  
格殺官捕其勢張甚將蔓一省部使者檄公劄平  
之公蹙然曰民不聊生計無所出直利此土中錙  
銖度晨夕耳何用煩兵魚肉我赤子且濫及無辜  
為乃引兵駐山下遣人諭以禍福羣盜於嶺上望  
見公羅列而拜大呼曰仁侯有令吾屬敢不服從  
衆立解散去不復嘯聚而所全活者不可勝紀部  
使者獎之有文以作人武能輯亂之語烏無何遷

叙州府同知初公拜臺官念有言責欲亟劾讜直  
而見謂當路掣肘有未易行其志者則遂有意於  
卷懷矣既免曹乃憚於就道而逡巡不行同年瞿  
文懿公艤舟強挾之行公乃指虞山誓曰吾不久  
當考槃此中軒冕外物豈足以累我哉及落職倅  
州則曰此

君命也吾豈敢違乃又強往然非其好也至是則  
喟然曰吾業已倦遊吾惡可復蹈嶮巖乎哉於是  
馳還里第稱病不出所親勸之往堅拒不聽或乘



隙聳踊輒觴以醇酒令勿復聒也所居旁有湖山  
公築臺濬池取可登臨而寄適其間日以圖史自  
娛興至則集賓友暢飲為樂不更問囂溷事公平  
生悃幅溫厚卑以自牧而待人則色和而禮恭內  
不設城府而外亦不修邊幅臺中時嘗謁郡守衣  
不薦繡郡守易之後覺而悔謝之公自若也居鄉  
益朴素無侈靡之飾人且不知其有官者而又安  
知其官之為雄要也不虞人詐不累人過不嫉人  
得志人即有犯莞爾容之古愚公清白無好田宅

公既仕始漸購之而宦囊虛弗克常從人稱貸公  
家雖無饒貲而好賑人之急嘗為其外家置祭田  
以烝嘗其外祖父母而因以時讌會其黨其先世  
所遺舊居則讓諸其同堂之兄視異母弟存愚君  
不啻如同胞而所以保護維持之甚篤姊既適而  
貧則迎而養之亡妹有孤則收而撫之下至臧獲  
亦莫不用情而煦嫗育之蓋在邦在家咸謂公長  
者長者非溢美也公世本汴人宋南渡時家於邑  
之橫瀝 國朝有晚翠公果以學行為學者所宗



生孟章公堅孟章公生慎齋公始徙邑城慎齋公  
則生古愚公仕至工部都水司主事娶於鄒以弘  
治壬戌正月二十六日生公木其名子喬其字其  
自號守愚則公意承考也公娶亦鄒郡守近齋公  
女繼盧方伯三渠公姪孫女又繼李岫大宗伯文  
安公之族子德光太學生娶處州別駕濱湖王公  
女女適太學生何錞側室尤出子大奎娶安陸令  
言泉連公孫女女諾大司成琴溪陳公孫欽光李  
岫女適王應元盧出孫學顏娶大中丞虞山陳公  
孫女學曾聘太學生鑑湖譚君女學思聘經闈紹  
葵沈君女學孟聘郡守育菴葛君女學閔聘鄉進  
士雍山何君孫女學仲未聘孫女一未諾鞠甥女  
王適泰和令東洲繆公孫繩祖曾孫女三長諾邑  
廩生石澗楊君子應昌餘幼未諾公祖墓在虞山  
公之既病也忽一日強起携親族詣其地命兩僕  
掖履西北隅小阜曰此吾少所買欲為返真計者  
也幸相識之公年六十有七以隆慶戊辰八月六  
日去世德光等卜以萬曆二年三月初九日葬公



曩所履地實奉公命先是吾友郡推百川孫公狀  
公之行而德光等持以謁余屬余為銘慨自世道  
交喪而聲利之場士不膩其中者鮮矣其未得也  
則皇皇以求其得之也則詡詡以夸其或失之也  
則戚戚以悲而益復逐逐以馳訶汨其五內而莫  
知息機勞瘁其四肢而莫知保身蓋舉世皆然沿  
習固然而公獨不然公不亦遠過乎人哉而奚但  
可稱為長者而已也是宜銘之用以醒世銘曰  
射策者科之選而即晚遇也猶榮侍從者官之華

而即偶躋也猶重惟公儻然視之坦然處之而曾  
不為之少動公隨所事任裕於施設智克效官洵  
不愚也而宦則獨拙璧當鼎鼐指染而已而曾不  
取饜於多啜彼耽所可欲健羨中熱猥趨勢以儻  
徊因席寵以饕餮如蠅聚鮑腥蟻叢鼠腐戀營  
營而自甘樸滅以公而較其果孰為明哲者耶虞  
山鬱蒼孔樂故鄉生結盟也愜於栖沒踐約也寧  
於藏蓋公本自造物來雅與之遊而仍還歸之今  
而後公殆有不亡者存焉而豈不永與之洋洋



誥封一品吳夫人壙誌銘

夫人吳氏常熟虞里人父諱相母周氏以正德九年六月乙巳生夫人年十六而來歸以余仕墨受封余任翰林編修封孺人余任翰林學士封恭人余晉陟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為宰輔階太子太保封一品夫人萬曆六年三月甲寅卒年六十有五夫人賢明仁厚達識大體自幼不凡方齡齒吾祖贈官保慕杏府君見之於我外父所即奇之遂訂昏焉及夫人之歸而喜可知也自予讀書以

至登第歷官夫人莫不余偕多所相助余罕所內顧男五長治次澂次澗次澤次濟治澂夫人所出澗澤濟側室出孫男七長楨次楫次樟餘尚幼孫女四本年十二月壬寅葬夫人於本縣練塘儀鳳里龍齊華水之陽夫人例得請葬祭余自愧忝竊未敢輕徼

聖恩茲略紀生平而系之銘銘曰

榮爾祿匪靳爾齡綵爾福慶視爾子孫之繩繩維是佳城瑞滙吉凝奕世其永興



嚴文靖公集卷之六









